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復夢

第八回 故作情濃心非惜玉 溫存杯酒意在埋金

話說柳太太給妙能拽上房門，回到西院，賈璉接著問安。柳太太道：「承兩府太太格外相待，各位奶奶又十分親熱，極意款留，盤桓數日，好不容易再三告辭，今日才得回來。過幾天還要接進城去，住到起身。」賈璉道：「太太該多住幾天，仔嗎的要趕著回來？」柳太太道：「我也來家收拾收拾，蒙二爺的大恩大德，娘兒們趁這清和天氣，正好登程。再下去，一天熱似一天，大雨時行道兒上更難行走。」柳緒道：「昨日包勇同夫頭來瞧過靈柩，想已說定。」柳太太道：「咱們起身一切事務，你二哥哥都交給包勇一人去辦，你不必多管。」柳緒唯唯答應。賈璉道：「外面一切事務包勇很能料理，只是太太身邊也必得一個妥當人路上服侍才好。」柳太太歎道：「譬如娘兒兩個沿途乞食回家，今日受二爺舉宅深恩，已經喜出望外，路上就有萬千辛苦，也是在極樂境中，何敢有非分之想。」賈璉道：「正有一事要與太太相商，被太太過於謙抑，使我不敢妄瀆。」柳太太道：「二爺有話，只管請說，我娘兒兩個無有不遵之理。」賈璉道：「這件事須得太太賞臉應允，我才敢直說。」柳太太道：「二爺怎麼說怎麼好，再無不應之理。」賈璉甚喜，即將妙能情願終身服侍的話詳說一遍。柳太太點頭，十分歡喜，說道：「庵中諸人最是智能同他十分關切照應，我很疼他兩個，想著老師父去世，妙能這孩子沒有個倚靠，正在替他為難。誰知他有這意兒，這孩子就很有出息，但不知他俗家是做什麼的？」賈璉又將他俗家姓名詳細說知，說道：「去年十六歲，原要給他落髮，因老師父夢見他父親說：『我的女兒不是佛門中弟子，休要落髮。』因此還是俗家打扮。」柳太太道：「原來是書香之後。我看他知書識字，舉止大方，很不像個窮家小戶的女兒，做事又能乾麻利。他既有此心，又蒙二爺作伐，我竟配了你兄弟做個媳婦罷。只是這件事怎樣辦法？」

賈璉道：「太太的意思，我也猜著，為的是兄弟現在有服不便完姻，若不成親，一路上彼此不便。」柳太太點頭笑道：「二爺神見。」賈璉道：「我早已想了個主意，是兩全其便。」

不但他們道兒上不用避忌，就是眼前太太也得他幫著料理起身。」

柳太太道：「請教二爺是個什麼主意？」賈璉道：「後日是咱們太太完經的日子，城裡兩宅太太們都要出來，就著勢兒給他兩個拜了天地，成為夫婦，不過彼此行權之道；等到家之後再擇個吉日拜花燭成親。這事豈不兩全其美！」柳太太笑道：

「二爺這主意很好，真叫我一會兒想不過來。」賈璉笑道：「兄弟的喜酒倒要吃一杯兒，大家熱鬧熱鬧。」柳太太道：

「這是應該的，只是我這裡沒有人手，這怎麼好呢？」賈璉笑道：「太太放心，這事也交給我辦。」柳太太道：「二爺的大恩，叫我娘兒們怎麼報法？」說著，流下淚來。賈璉道：「我有什麼好處？叫太太盡著掛齒。既這事說定了，沒有什麼別的更改。」

柳太太道：「沒有別的，總仗著二爺去辦就是了。」賈璉甚為歡喜，說：「我去一會兒再來罷，兄弟也不用相送。」柳緒答應，同到院門站住，看著賈璉去後，將院門關上，娘兒兩個敘話不提。

且說賈璉一直來找妙能，將門推開，見他坐在炕頭上，歪著身子呆呆看著牆上，瞧見賈璉進來，趕忙站起，也不言語。

賈璉進屋坐在炕上，將他拉著手對耳低聲細說，妙能面上登時徹耳通紅；又在他耳邊說了幾句，妙能兩淚交流，跪將下去。

賈璉趕忙扶起，再三叮囑了兩句，妙能點頭應允。

賈璉折身出去，依舊給他將門掩上，去找妙空們說話。誰知這些姑子因連日辛苦，吃了早飯都去睡中覺。賈璉走到妙空房裡，見他睡在外間炕上，一窩小貓兒在他身上攬來跳去的玩耍，腳後頭堆著一大堆的孝衣。這妙空向來同賈璉是頑慣的，前幾年這二爺的錢，他也使過，只是礙著老師父是走賈府的門子，以此不敢十分放手。此刻賈璉瞧見他正在熟睡，就坐在他炕沿上，將一隻手在他胸前擠了一會，又在肚子上摸一會，還不見醒，給他一路混抓。妙空在睡中驚醒，忙轉過頭來，見是璉二爺，依舊睡下，將他的手一推，說道：「你別在我這兒混攪，你去找你的心上人兒罷。」賈璉道：「我有什麼心上人兒？」妙空道：「不是你的心上人，你就肯替他接衣服？」賈璉道：「那天晚上你們接三，智靜脫了一件衣服，我站在旁沿兒，就順手替他接了，這有什麼？你就混造謠言，什麼心上人兒心下人兒的，我倒要問問你是什麼緣故？」說著跳上身去，騎在妙空身上，將兩隻手在他兩邊臂窩狠狠的格支，將個妙空幾乎笑的斷氣，極口的央及。賈璉道：「好好的叫我聲，我才饒你。」妙空趕忙的叫道：「好哥哥，親哥哥，你饒了我罷。」賈璉道：「還不夠，還要親熱些兒！」妙空道：「可沒有再親熱的了。」賈璉道：「不叫，我再抓。」說著又將兩隻手在他脅下亂抓。妙空急的亂叫道：「我的親哥哥，老祖宗，我的親男人，親爹，親舅舅，你饒了我罷！」賈璉道：「我有句話要對你說，你依不依？」妙空道：「好哥哥，你怎麼說，我怎樣依。」賈璉道：「我也不怕你不依，這會兒且饒了你。」說著，將身子啟開坐在炕上。妙空也坐起身來，問道：「老太爺，你有話請說。」賈璉道：「我替妙能做個媒，給他說了頭親事，就要叫他過門，故此來同你商量，問你肯不肯？」妙空聽說「啞」的笑了一聲，道：「恭喜，恭喜！」賈璉道：「恭喜我什麼？」妙空笑道：「恭喜你添了件買賣，會撈毛。」賈璉聽了一面笑著將妙空推倒炕上，壓在身上使勁的混攪。妙空笑的四肢無力，只差了咽氣。賈璉問道：「你敢亂說不亂說？」妙空搖著頭道：「再不敢了，再不敢了。」賈璉一把抱住，說道：「你既不敢，快把舌尖兒叫我咬一口，我就饒你。」妙空只得吐出舌尖，同賈璉親熱一會。兩人坐起來，妙空道：「你說別人呢，一會兒還難得出去；若說妙能，那怕你這會兒要他去都使得。地根兒他原是不得已到這裡來的，前年要落髮，又是他爺託夢止住著，他本來心裡也不願意出家，你只瞧他，誰當姑子的成天家還將兩隻腳纏的小小的？老師父在日常說，妙能隨他愛跟誰去就讓他跟誰去。這幾天你是瞧見的，他推著病躲在屋裡，我從不叫他。就是師父的孝，他愛穿不穿，也隨他。」

賈璉道：「也罷了，就是留他在這裡，也是你們身上的事。你猜猜我替他說的是誰？」妙空道：「不用猜，就是小柳兒。」賈璉道：「怎麼你一猜就著？」妙空道：「他兩個鬼鬼祟祟，眉來眼去，誰還看不出！你們都是一教的人，我還怕不知道呢。」

賈璉笑道：「你又拉上我。」妙空帶著笑道：「到我屋裡去說句話兒。」賈璉點頭。妙空下炕先去開房門，同賈璉走到自家的套房裡去，不知說些什麼。有好一會，妙空出來，自己去舀一盆熱水，請二爺洗手，自己也淨過手臉，泡了兩碗香片茶，將櫃子裡的細點心擺出幾樣，兩個吃了一會。賈璉將手上一隻金鐲取下，給妙空戴在手上，說道：「等我明日再照著打一隻，與你做一對，別叫他們知道。我這會兒到鐵檻寺去商量後日的經事。」妙空對著耳朵道：「你回來吃晚飯，我等著你。」賈璉笑道：「且看。」妙空道：「你不來，我就不依那件事兒。」

賈璉點頭出去，到外邊找著升兒，叫他去找三兒備牲口，「我要進城去走走」。升兒趕忙找著三兒，備了牲口，拉到山門外伺候。賈璉命三兒跟進城去，升兒在庵裡照應。說罷，主僕兩個騎上牲口，緊催著在柳陰之下走夠多時，已到城門。進城走不上二三里路，正遇著包勇騎著騾子，瞧見二爺趕忙下來站在路旁。賈璉問道：「夫馬僱妥了沒有？」包勇道：「都僱妥當，明後日夫頭去紮麻辮子，靈柩上的大小槓、天平架子，一切應用東西都是夫頭包去，咱們全不用管。柳太太是一輛三套馬車，柳大爺同小的騎牲口跟著照應。」賈璉道：「柳太太的要換一輛五套的才夠。」包勇道：「柳太太不多的行李，三套車也就很夠了。」賈璉道：「你不知道，有個緣故。趕著去換五套的大車，行契上寫四個坐兒，車身要寬長些的才好。牲口頂要結實。你晚上回來，我對你說就知道了。我家去瞧瞧就要出城的。」

說著，催開馬緊走幾里來到榮府，進了大門，至大廳前下馬，先到自己院裡來。丫頭們瞧見趕忙打起湘簾。賈璉走進屋裡，靜悄悄不聽見平兒的聲音，問道：「奶奶呢？」丫頭答道：「奶奶同哥兒睡覺。」賈璉走進臥房，只見放著炕幔，炕前凳子上一個洋漆葵花盤子，盛著三個大叭嚙杏兒，兩朵通紅石榴花。走至炕前，掛起幔子，見平兒朝著裡，一隻手搭住孩子，娘兒兩個一枕上睡興正酣。賈璉彎下身去，臉貼臉的揉了一揉，平兒驚醒，回過頭來問道：「你多咱回來的？」賈璉道：「我才來。你起來，我有話

同你說。」平兒慢慢的坐了起來，姑娘們趕忙進來伺候。慶兒端個大紅雕漆滿金盤子，托著個青花粉底蓮子蓋碗，盛著半碗龍井旗槍茶，站在旁邊兒，餘外的賈兒、旺兒、如意兒、連喜兒，每人拿著手鏡、抿子、手巾、粉盒、脂膏盒子等物，都站在奶奶面前伺候著。平兒用抿子抿了抿雲鬢，用撲粉把臉勻了勻，又將胭脂膏在香唇上輕輕點了一點。賈兒忙將白瑪瑙盤子裡的四枝蘭花取過來，平兒接著插在兩邊鬢上。丫頭們各人都去收拾。

慶兒遞茶，平兒接過來呷了一口，問道：「爺喝茶沒有？」慶兒道：「爺才回來，沒有喝茶。」平兒立時發作道：「爺回來了半日，你們連個規矩禮性都忘了，連茶也不倒！若是再隔幾天回來，你們竟可以不認得了！這些野奴才們，還要得嗎！都叫他們跪在外面窗跟兒底下，每人自己打十個嘴巴，打不響的重打過！」賈璉說：「罷呀，這一磨兒饒了他們，下回不好加倍打二十個罷。」丫頭們都進來給爺同奶奶磕頭。平兒就將手裡的茶遞過去，賈璉喝了兩口，慶兒接過碗去，眾丫頭在外面伺候。

平兒問道：「你有什麼話說？」賈璉笑道：「我來請你們吃喜酒。」平兒笑道：「誰家有喜事，要你來請？」賈璉就將妙能的事說了一遍。平兒點頭笑道：「這倒很好。老師父死了，他這些徒弟們橫豎都要跟著人去，倒不如早的尋個頭路。

這妙能很有個眼力，亦且有志氣。你如今替他們仔麼辦呢？」

賈璉道：「也沒有什麼別的辦法，我來家回了太太，同你們商量商量，大家湊兩件衣服首飾送他。再將我的衣服揀兩套送柳太爺，我還有頂新做來的如意挖雲青紗頭巾，同那雙新皂靴一籠腦兒送了他。再叫咱們家的廚子多帶幾個人出去，後日辦一天酒席，大家熱鬧熱鬧。」平兒笑道：「他到底是你的誰？你這樣滿張羅。」賈璉道：「我同柳郎八拜之交，他的事就是我的事。」平兒道：「依我說你看上庵裡的誰，後日趁這個便兒，也娶他一個回來同著熱鬧不好嗎？」賈璉笑道：「我沒有大工夫同你說閒話，到上房去回過太太，要趕著出城去呢。這天也不早了。」說著，站起身來往外就走。平兒道：「你回來，我還有話說。」賈璉一面走著，口裡答道：「後日再說。」出了院門，一直來到上房。兩廊下坐著的姑娘、媳婦們瞧見遠遠站起，值日的姑娘趕忙進去回知太太。該班的掀起簾子，賈璉走進堂屋，姑娘們說：「太太請二爺屋裡去坐。」賈璉走進套房，見珍大奶奶也在這裡。賈璉請過太太的安，給兩位嫂子請安，寶釵、珍珠過來問好。王夫人吩咐坐下，賈璉就坐在珍大奶奶肩下。王夫人道：「我正要著人去叫你回來。昨日祝太太送禮來，一人一分，你媳婦也是一分。送我是十六樣，他姐妹們每分八色，差芙蓉姑娘來請安問好。」賈璉道：「那芙蓉姑娘可就是像麝月的？」王夫人點頭道：「麝月那丫頭心高氣傲，過於清潔，我早知他不是個長壽星，放他出去。不到半年果然吐血而死。今見這芙蓉姑娘，想起林姑娘們不知又是一番什麼境界。」賈璉道：「寶兄弟曾說過，他們那些人全部另轉人世，他說這裡未死那裡又長的多大了。輪迴之事不要說咱們不懂，就是寶兄弟同林妹妹這些得道的，也不能夠知道。如前生結下情緣，自然又要見面。」王夫人點頭道：「且不用管他，咱們商量給祝太太回禮。」賈璉道：「他家昨日才送來，且過幾天再商量回禮。姪兒今日有件喜事來回太太。」就將妙能之事，說到剛才同平兒商量的話細說一遍，王夫人同眾位奶奶十分歡喜。王夫人道：「這件事辦得很好。妙能那孩子我本情歡喜，正想著要給他尋個終身出路，你辦得很是。衣服首飾很容易，就是柳太爺的衣服，叫寶妹妹將寶玉的衣服揀兩套去送他。」

賈璉道：「衣服首飾算攏共攏兒都有了，只是這酒席得備幾桌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母親同珍大嫂也要去看柳太太。咱們大家出分子，連蓉哥兒同他媳婦也帶上。咱們得兩桌，你們一桌，再辦幾桌下席。就是庵裡的人也要給他們吃杯喜酒，大家熱鬧熱鬧。」賈璉道：「太太說的是，我先墊出銀子去辦。」寶釵道：「咱們的分子到底多少一個，也要合合眼。」珍珠道：

「竟是三兩一分，不夠的我包圓兒。」珍大奶奶笑道：「四丫頭又發標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不知道，近來的四丫頭他是一等的腦兒。」說的眾人大笑。王夫人道：「這也是四丫頭的好處。」賈璉道：「就是這樣定了。我要趕著出城去，天也不早了。」說畢站起來，辭過太太同眾位奶奶，對著李執道：「大嫂子記著，明日叫他們將燈兒、彩兒、椅墊兒都帶些出來。」

官裁應道：「這交給我，橫豎我忘不了的事有寶妹妹最想得周到，你只管料理你的罷。」賈璉答應，辭別出來。到了外邊，將大廚房的頭兒老郝叫來，吩咐他後日在饅頭庵辦酒席的話。

說了一會，老郝道：「必得明日先辦停當東西，才來得及。」賈璉道：「原是明日就要出去。這是二十兩銀，你且收著，等辦完了開帳總算。」老郝接著答應。三兒已帶馬伺候，賈璉騎上對三兒道：「天竟不早，到得庵裡只怕上燈時候。」三兒道：「催著走也要不了。」走出二門，三兒騎上牲口。主僕二人緊緊走出城來，在柳堤上放開牲口。正是那些村莊上做買賣的，背著空擔子，三個一群，五個一伙，口裡唱著曲兒，戴著夕陽歸去。那柳枝上的倦鳥歸林，高高低低倒像落霞碎錦，翻飛不定。賈璉甚覺怡心悅目，只聽見那些人說道：「再隔幾時，咱們就少走多少道兒了。」一個說：「這回的橋造的結實。」一個說：「不是賈府二爺發這樣大善心，再也別想造起這橋來。」一個說：「地跟兒叫做萬緣橋，不知這回修了叫個什麼名兒。」一個說：「也虧這二爺找著劉長者，若是托別的，那不用說真白發了這點善心。」賈璉正聽著那些人你一言我一語，不提防路旁擱著一架水車，牲口眼岔，猛然間將頭低了兩低，接著幾個轆子，忽喇喇一響頭飛騰而去。幸虧賈璉牲口上麻利，就勢放開，讓他盡興的一跑。三兒也加上幾鞭，撒開馬，主僕二人就似兩個旋風，沙飛石走，轉眼之間已到鐵檻寺門首，忙勒住牲口。

法本同老劉站在山門前說話，賈璉下馬，三兒過來接著。

法本道：「方才老劉遇著升兒，說二爺進城去了，來不來還不定。」賈璉道：「我家去多耽擱一會，不是早出城來。」老劉道：「我趕著這個好天氣，上緊辦工，恐到五月內兩水多就不能工作，還要糟掉好些材料。因此多僱了好些工匠，自家催緊著趕辦。現在倒有七八分的工程，不過幾天就可以趕起來了。」

今日到庵裡去見二爺，是要請二爺的碑文同橋名，再者請合龍的日子、時辰。」賈璉道：「橋名不用改，仍舊是萬緣橋最好。碑文我已做得了，因沒有定合龍的日子，以此沒有寫出來。我昨日瞧見憲書上五月初四是天德月德三合，黃道上吉日，宜用辰時。咱們何不就用五月初四辰時合龍罷。」老劉道：「很好，二爺定了就是。我明日多寫些合龍的日子，各村莊去貼了，叫他們知道。是日有忌犯的，臨時迴避。」賈璉道：「很是。我明日寫好碑文，叫三兒給你送去罷。」老劉答應。

賈璉對法本道：「後日兩府的太太都來拈香，人多著呢。但是你聽了別著急，不吃你的東西，只喝你一口茶兒就是了。」

法本笑道：「我的二太爺，你真是窗糊眼兒抹糍子，忒瞧不起人。好容易兩位太太到寺裡來拈香，我就是當被窩，也要盡點兒心。就說的光喝口水兒咧是咱的，我的二爺！」賈璉笑道：

「我不說謊，實在後日一早到這兒，拈了香就到饅頭庵去。這天是公分請柳太太。你不信，明日有廚子出來，你就知道。

天黑了，我要到庵裡吃飯去呢。」說著，跨上牲口同三兒一直到饅頭庵來。

到了庵門，敲捶半天，才有人聽見出來開門。自從老師父死後，他們天天見神見鬼，不等到黑，各人都到屋裡去躲，故此無人聽見。因升兒在老道屋裡坐著，聽見捶門，趕忙叫老道來開。三兒將牲口拉了進去，吩咐老道：「牲口多加草料。」老道答應。又對三兒道：「你同升兒在老道屋裡，我去叫他拿飯給你們吃。」升兒說：「爺的被褥已鋪在客堂裡。」賈璉說：「你兩個吃了飯，就在客堂裡睡，不用等我。」三兒們答應。賈璉走將進去，此時並無月色，順著甬道走過大殿向東轉了進去，心中想道：「妙空約我到他屋裡，我若不去，明日妙能之事雖是他不敢怎麼，未免諸事嘮叨。這也是點子冤孽債，完結了也好。」心中正在盤算，不覺走到東院門口，猛抬頭瞧見牆邊站著一個雪白的長人，有六七尺高，站在門前晃來晃去。

驟然瞧見大嚇一跳，登時週身寒毛直豎。忙站住腳，定睛細看，覺得那個長人的腦袋不知多大，看他臉上似有多少眼睛閃動可怕，忙將心神掌住，想道：「這一定是個無常鬼，老師父已死，他又來幹什麼？想是要來嚇我。且叫他試試我的膽量。」想畢，將兩隻袖子高高捲起，拽起下身衣服，放大膽子急身跑將過去，對著那個白人使勁一腳，只聽見驚天動地的一聲大響，將院子門連那白人一齊踢倒在地。

這東院子自從淨虛死後，並無一人住在裡面。那些姑子們都聽見這一聲響亮，人人的魂都嚇冒，誰還敢開門來瞧。賈璉因勁兒

使猛，不提防將門踢下，自己也嚇了一跳。不管他是人是鬼，過了東院門，走過後殿來到妙空的住房，瞧見裡面燈明火亮，這才放心。站在門外叫了兩聲：「妙空。」兩個徒弟香鳳、佳鳳聽是璉二爺聲音，趕忙開門，一面進去通知師父，妙空出來說道：「叫我好等！仔嗎這會兒才來？你這樣兒同誰打架嗎？」賈璉走到炕上坐下，說道：「你且拿口茶來我喝。再對你說。」妙空往自己屋裡去取一杯香茶，親自送來。賈璉見妙空這會兒打扮不同，身上穿著月色緞滿繡花週身鑲滾的短夾襖，裡面襯著鵝黃綾子小棉襖，大紅繡三藍三鑲領，底下穿著銀紅紡絲綢袂褲，綠綾襪子，大紅緞滿金粉底鞋，臂上帶著三隻金鐲，指上帶著兩個銀指甲，遞過茶來。賈璉接著喝了幾口，說道：「你們知道我同誰打？」妙空坐在二爺身邊，答道：

「我知道是誰呢？」賈璉道：「說出來要駭死你們了，幾乎把我的膽都嚇碎，實在怕人！」就將方才的事，添上些枝葉說了一遍。師徒三個嚇的握著臉擠在一堆兒，十分害怕。

賈璉笑道：「你們且不用害怕，我還沒有吃飯呢。」妙空道：「都收拾現成，誰去叫老婆子來。」香鳳們說：「打死了我也不去的。」賈璉笑道：「這樣膽子，也混充人燈兒？在那兒？我去叫罷。」妙空拉住道：「你別去！看駭著。」賈璉道：「怕什麼？若是遇著再給他一脚。」妙空命香鳳拿著手照，同二爺到廚房去，叫老婆子們打點晚飯送來。香鳳無奈，只得照著二爺，同到廚房吩咐。誰知三兒們等不得，叫老道跟著都在廚房裡喝酒。賈璉瞧見，對管廚房的婆子道：「有葷菜給些兒他們吃飯。」婆子們笑道：「二爺放心，他們哥兒兩個吃不了呢。」賈璉、香鳳仍舊照著來到屋裡。

妙空請二爺到內屋去坐，就在大炕上擺設一張大炕桌，兩副杯箸，擺著四葷四素八個碟子，四面蠟燭點的雪亮，香鳳手執銀酒壺，佳鳳伺候往來端菜。這兩個徒弟年已十五六歲，是妙空的心腹，諸事都不避他。妙空同賈璉在炕上並肩而坐，你一杯我一盞飲的十分高興。

賈璉又將剛才看見那個白人頭有多大，臉有多長，兩隻眼睛比碗還大。妙空道：「罷呀！怪怕的，盡著說他幹什麼？本來老師父也實在可笑，又不是誰害死他的，鬧的天天顯靈出現。

眾人都聽見他夜間出來歎氣、開門，東響西響。庵裡的這幾個人，一到晚上誰不見神見鬼的害怕？我同宋大哥商量過，趕著發送掉倒安靜，省得留在家裡作怪駭人。」賈璉道：「老師父的那個炕也要拆去才好，留著他總不妥當，就是出了殯，他的陰魂總在炕上，夜間要出現。」妙空道：「這也容易，明日對宋大哥說知，叫幾個人來，一會兒就拆個乾淨。」賈璉道：「斷乎使不得！凡是死人的炕，總在三天以內拆掉了就平安無事。若是過了三天，是必等著出殯的這天才可以動土拆炕。若是停著靈動土拆了炕，亡人一定要變成僵屍出來吃人呢，那就更鬧的了不得。」妙空正聽的害怕，香鳳忽然大叫：「老師父來了！」將手中銀酒壺劈面打去，妙空驚的握著臉將頭藏在炕桌下。賈璉正跳下炕來，聽見套房門口一人跌倒在地，忙持燭去瞧，原來是佳鳳端菜進來，被香鳳當胸一酒壺打倒，將手中一碟燒鴨子鋪了一臉。賈璉連忙扶起，不覺大笑，香鳳再三賠禮認錯。

師徒笑了半日，妙空罰香鳳自去溫酒洗盞，更酌飲了數杯，倒在賈璉懷裡道：「剛才雖眼錯，想起我怪怕的。」賈璉兩手捧著他的腮說道：「有我在，怕什麼？這件事也交給我辦。等出殯這天，你們全去了，一個陰人也不在跟前，我帶著包勇叫他將炕拆開，命三兒們多點上些鞭炮，一路儘量大放，將那邪氣陰魂震個乾淨。等你們回來，叫幾個小工，將那些磚兒土兒搬在後院子裡，露他半年，搭起炕來就不怕了。」妙空笑道：

「好哥哥，這件事竟交給你辦。」賈璉道：「你起來，咱們喝幾鍾兒，要吃飯。」妙空道：「早著呢，我睡在你身上喝。」賈璉笑著嚙了一大口酒，低下頭去慢慢喂他，又磕幾個瓜子仁兒，黏在舌尖兒上遞在他的口裡，說道：「後日妙能做親，明日你幫著我料理料理。」妙空道：「放心，橫豎我辦得妥當，總叫你臉上過得去。我有一句話，你要依我。」賈璉道：「你有什麼話？」妙空道：「你這幾天在這裡陪陪我，等老師父出了殯再去，你依不依？」賈璉道：「使得，有什麼不依。」妙空歡喜，坐了起來，無所不至，同賈璉喝了一會酒，將些果子，酒菜分給香鳳們去吃。賈璉用過晚飯，淨了手腳，同妙空進房，學濟顛僧醒姣過了一夜。

次日，妙空起來，依舊穿上孝衣，出去吩咐合庵的人，今日改口不許叫妙能師父，都要稱他張大姑娘。又吩咐老道前後打掃收拾。走到智能屋裡，同他商量：「今日辦兩桌席，一葷一素。葷席是咱們對待張大妹妹，也見得咱們相處一場；素的呢，替張姑娘辦了，供供老師父，也是一番師徒的道理。」智能點頭道：「使得。兩桌席開誰的帳呢？」妙空道：「葷席算咱們兩個的，素席開公帳。」智能應允，說道：「也要叫張姑娘知道。」妙空道：「你等著，我叫璉二爺去對他說就是了。」卻說賈璉一早起來梳洗完結，用過點心茶水，妙空囑咐他晚上早些進來，賈璉點頭出去。走到東院門口，見那兩扇院門倒在地下，門上掛著一大吊白錢。賈璉笑道：「誰知昨晚的長鬼原來是他。」趕忙將白錢取下，故意撒了一地，又抓些在老師父靈前棺材頭上，撒了滿炕。然後走到客堂門口，叫了一會門，三兒們聽見，趕忙起來開門。賈璉走進客堂，見包勇也在裡面，問道：「車子換過沒有？」包勇說：「換了一輛五套大車，牲口都結實。契上寫明白二十八起身，多住一天包一天的草料。」

賈璉道：「明日柳大爺做了親，趕二十八很可起身，今日才二十二呢！你今日且不用進城，幫著照應明日的事。」包勇答應。

賈璉命三兒去請柳大爺，帶了筆硯來。三兒去不多會，同柳緒拿著筆硯出來，給二哥請安，問道：「要寫什麼？」賈璉道：

「我要將碑文寫出，送去好刻。」柳緒道：「這枝小筆，我去換來。」說畢，趕忙去換了一枝毫筆。升兒研著墨，柳緒取過一大張宣紙，鋪平桌上，賈璉就端端楷楷的書寫起來。剛寫有一小半，妙空、智能叫人送早飯出來。賈璉同柳緒就在客堂用飯，升兒伺候著漱口淨手，只見智喜走來說：「妙空師兄請二爺說話。」賈璉同智喜一直進去，聽見那些人都說是昨天晚上老師父出現，被璉二爺一腳踢進去，老師父急了，將些紙錢撒了一地，鬧的棺材頭上、供桌上都是紙錢。人人聽說寒毛直豎的害怕，都說璉二爺好大膽子。賈璉只是心中暗笑，不覺來到妙空屋裡，只見智能也在這裡。不知兩個說些什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